

把心留住

梅根·強斯◎原著

劉莎蘭◎譯

浪漫經典 506



A Heart
by Megan Chance

林白出

中

• 浪漫經典 506 •



把心留住

A Heart Divided

原著者：Marian Chance

梅根 錫斯

譯者：劉莎蘭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

浪漫經典之506

把心留住

A Heart Divided

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1997・11月

原 著：Megan Chance

譯 者：劉莎蘭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 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美術編輯：麥發強

校對：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竺霓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7765889-0

傳真：(02)7712568

郵撥帳號：0014981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883號

排版者：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11號3F

定價：新台幣200

初版：八十六年十一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812-491-0

版權代理：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・莊柏林律師・

蕭雄林律師

東南亞總代理：皇冠出版社

地址：60加冷布丁路#06-00新加坡349320郵區

Tel: 02-7472996 Fax: 02-7438636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• 浪漫經典 506 •



把心留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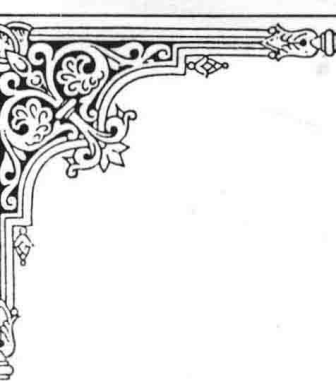
A Heart Divided

原著者：Meghan Chance

編輯：張根

譯者：劉莎蘭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

原著書名／

A Heart Divided by Megan Chance

Copyright © 1996 by Megan Chanc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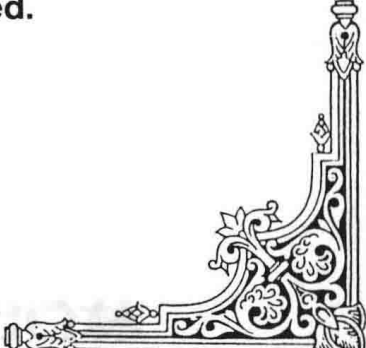
**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ell Publishing,
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
Group, Inc.**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
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1997, by Lin Po

Publishing Company, Taiwan.

Sale Outside Taiwan Prohibited.





浪漫經典之506

把心留住

A Heart Divided

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1997・11月

原 著：Megan Chance

譯 者：劉莎蘭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 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美術編輯：麥發強

校對：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竺霓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7765889-0

傳真：(02)7712568

郵撥帳號：0014980-1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第83號

排版者：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大安區二號路三段11號3E

定價：新台幣200元

初版：八十六年十一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812-491-0

版權代理：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・莊柏林律師・

蕭雄林律師

東南亞總代理：皇冠出版社

地址：60加冷布丁路#06-00新加坡349320郵區

Tel：02-7472996 Fax：02-7438636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有一些背叛是女人永遠無法原諒的……

瞧見越過科羅拉多大平原的那一騎人馬時，邵莎麗不禁全身顫抖。羅康納回來了！

一年前他愛過她，利用她來背叛她的丈夫及哥哥。如今獨身的她再也不能冒任何的險，再次愛上這名使她忘掉家庭、真相及一切後果的男人——不管他的笑容有多麼地溫柔、他的話有多麼甜蜜……

一份永遠無法遺忘的愛……

羅康納發誓不找到莎麗的哥哥，絕不甘休。因為杜麥克殺死了他最敬愛的養父。他循線追到了莎麗的農場——一年前他在賓州愛過、拋下的女人。他計劃用虛假的吻及謊言迷住她，找出兇手。等他報了仇後，再次地離開。

但他沒有意料到她的憤怒，或是他自己的熱情之強度。因為羅康納發現自己的心裡燃燒著對莎麗的哥哥強烈的恨意，以及同樣強烈的對莎麗的慾望……



序幕

夜深沈。羅康納快步走過陰暗的巷子，聽著自己的腳步聲踩在濕鵝卵石地面上。芝加哥這個外來移民居住的貧民區一向都是黑暗的，但今夜的雨又使得它更黑暗，雖然它也洗淨了空氣中的臭味及油煙味——即使只是一下子。康納知道太陽升起後，它們就會回來。

現在已經很晚了，而且他非常的疲累。他在平克頓的辦公室裡待了一整天，聽取新任務的簡報。這次他要對付的是堪薩斯一群不法之徒。這意味著他得立刻離開，而他感覺剛剛才回來。然而在芝加哥的偵探並不多，他又是唯一沒有任務在身的。因此儘管他需要——應該——得到休息，他還是得往西部一陣子。

康納手塞入口袋裡，抬起頭迎向吹過窄巷的微風。他的屋子就在前面，一幢兩層樓的老舊磚屋，屋簷顯得有些垮下來。看到它，康納的精力似乎又恢復了。他加快了腳步，抓住已經生鏽的鐵欄杆，上了前門的階梯。

這地方並不怎樣，但是卻屬於他。這是個他可以回來的家，儘管他待在這裡的時間並不多。他學會欣賞這幢簡陋的屋子——特別是在過去兩天。

他走進小小的廳堂，反手關上房門，抬頭看著陰暗的樓梯。一道光流瀉在地板上，照亮了陰暗。他聽見一聲咳嗽。

康納微微一笑，上了階梯。他越過用來當做辦公室的小房間，一直走向臥室。臥室的門開著一條縫，流瀉出溫暖的燈光。

他輕輕敲門，並沒有等待回答，直接打開門。他皺起眉頭，看見躺在床上的男子正費力要爬下床。

「我就覺得聽見了你的聲音，」那名男子道，看向門口。他推開被單。「很好，孩子。你可以扶我起來。」

康納嘆了口氣，走進房間。「你應該睡著的。」他道。

「我原本是睡著，但是你來了，我——」

「回床上去，」康納走到床邊，溫柔地扶起他的養父，讓他的背枕著枕頭。「教區長那邊並不需要你。我只是順路回來看看。理莎修女說你需要好好休息。」

「哪裡的話，」老人掙扎著坐起身子，推開毛毯。他有著一頭粗硬的紅髮，但他的

肌膚太過蒼白，他的聲音粗嘎含痰。「修女不知道怎麼寫好一篇講道詞，孩子。現在還早——」

康納的手撫著老人的背。「不早了，父親。現在已經十一點了。明天你沒有出現，他們會了解的，」他歎了口氣，欽佩羅席恩的固執，儘管那令他筋疲力盡。「這不會是聖瑪麗的好子民第一次無法聽神父的講道。」

席恩再次要爬下床。「但——」

「坐回去！」康納命令道。「在甘醫生看過你之前，我不會讓你起來。他說你至少要躺在床上休息一個星期。」

「一個星期。」席恩的身軀顫抖，另一波的咳嗽攪住了他。

康納立刻來到他身邊，他的手環住父親的肩膀。席恩瘦弱憔悴的身軀在他懷中抖個不停。「安娜今天弄藥給你了嗎？」康納問。

「她……她有一點……心神不屬，那個小姑娘，」席恩道，喘氣聲清楚可聞。「告訴我，教區那邊——」

「那邊的人都在生病，」康納不耐地道。「那正是你在這裡的理由，記得嗎？那個女孩真該死，需要有人和她好好談一談。」

席恩揮揮手，猛搖著頭，儘管他仍咳個不停。

「好吧，好吧！我不會對她吼叫，」康納道。「我要下樓去。瑪麗修女給我的藥方還放在樓下的廚房。」

不睬父親的反對，康納匆忙下了樓，甚至沒有拿燈照亮到廚房的路。他閉著眼睛都可以走過去。路邊的街燈在小房間裡投出詭異的黃白色光亮。康納看見了藥方，拿到窗邊，眯著眼睛打量。

洋葱。許多的洋葱。他的鼻子皺了起來，聽見父親的咳嗽聲回響在狹窄的廳堂裡。他父親的情況愈來愈糟。康納第一百次地責備自己離開了太久。他一直試著阻止父親工作過度，但過去兩年來，康納被指派到賓州的礦區工作，而就在而努力將莫家幫繩之以法時，教區的修女太過聽信席恩對自己身體情況的保證，讓他一直工作到筋疲力竭，累倒在地上。

但現在他回來，一切都會不同了。這一次在赴新的任務之前，他會先確定父親有人照顧。這次他不會離開太久。而在前往堪薩斯前，他還有數個星期的時間。他會太過忙著照顧他的父親，不再多想莫家幫……或是仍然糾纏著他的那份罪惡感。

康納深吸了口氣，但幾乎就在他告訴自己不要想她的同時，她的影像浮現在腦海。

那頭如雲的黑髮，以及總是微笑的黑眸……

她已經不再微笑了，他提醒自己。至少不再爲他。

康納強推開她的影像。莎麗已經屬於過去了，他也希望她留在那裡。她已經表明了她的忠誠所屬，而那不屬於他。沒有必要再多想她及莫家幫。那會耗掉太多的心神，而現在他該想的只有他的父親，以及確定他的父親恢復健康。他的養父是現在他所擁有的一切。

康納打開地下室的門。一陣寒濕襲來，地上的蟑螂亂竄。康納踩死了幾隻，越過房間，走到裝洋葱的箱子旁邊，在裡面掏出了個幾個洋葱後，轉身回到樓梯旁，登上了第一階。

爆炸聲震耳欲聾，屋子劇烈震動，木階梯在他腳下垮下來。他跌倒在地，某樣東西撞到了他的肩膀上——整個廚房倒塌到了地下室裡。康納幾個翻滾到了牆邊，蜷縮起身子，用洋葱的箱子遮擋住身軀。斷裂的木頭及灰塵不斷地自上方墜落，濃濃的硝煙味刺痛了他的鼻端，混雜著木頭燃燒的氣味。

一切結束得就像開始時一樣地快。爆炸的聲音逝去，剩下的只有木頭及磚塊崩裂的聲音，火焰燃燒的噼啪聲。康納不再用雙臂護住頭部，抬起了頭。他眯著眼睛，試著看

穿瀾漫一室的煙霧。地下室頭頂的橫樑搖搖欲墜，在一片煙霧中投下了詭異的影子。他的鼻子及肺裡面都是塵埃。他掙扎著吸氣，試著理解發生的一切。

老天！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？

康納眨了眨眼睛，強迫自己思考。他看著地下室天花板的大洞，突然間明白了。炸彈。這一定是炸彈。

他困惑地看著斷裂的木板，看著火焰舔噬著木頭。他可以看見二樓的地板被炸穿了，看見磚塊掉了下來。

老天！有人對他們丟了炸彈！他們不知道他父親臥病在床嗎？他的父親——他的父親……

康納的身軀凍住。

他父親在樓上。

一八七七年十一月 科羅拉多 比維河谷

看見那名騎者時，卻莎麗正在種著天竺牡丹。

一開始他只是天際一個小小的黑影，背襯著枯萎的棕色草原，但即使是這樣，她已經感覺到不同，一種存在感令她的身軀緊繃。

不，那不是他。那不可能是他。莎麗抓著球莖的手一陣痙攣，她的嘴唇變得無比的乾澀。她認得出那個姿勢——那份傲慢自信的態度。

是傑明。

不，不是傑明；她記得報紙上稱他羅康納，他真正的名字。歐傑明只是個假名，一如有關他的一切都是假的。

她閉上眼睛。拜託，讓我是錯的。她在心裡無言地祈禱。千萬不要是他。他沒有理

由來這裡。他已經得到他想要的，他能夠再由她這裡奪走什麼？

那名騎者愈來愈近。他接近得很快。在廣袤的原野上，她看不出來距離的遠近。他可能遠在一哩外，或近在數碼內。他輕鬆自若地坐在馬上，皮料外衣被風打得貼在身上。不會錯了，是羅康納。他由他應該在的地獄回來了。

她匆忙望著周遭，尋找她的姨父，但查理一定是在主屋後面他的小屋。她不認為他聽到了馬蹄聲。她用意志力認真地在心裡呼喚他，虔誠得她有一半相信她姨父隨時會由角落轉過來。但是什麼都沒有，有的只是颳過草原的風，以及那名愈來愈接近的騎者。他進了院子，莎麗跳起來，背靠著小屋的牆。她看著他牽馬走到籬笆邊，將馬繫在柱子上。他的臉龐隱在寬大的帽簷下，夕陽將磨坊風車的影子拉得長長的，罩住了他的身軀。

莎麗屏住呼吸。他立在那兒，打量著屋子，似乎他擁有全世界的自信——及時間。她轉過角落。

有一晌他並沒有動作，雖然她感覺得出他的驚訝。而後他走向她，他的頭頂著風，握起拳頭抵擋寒意。寒冷的風同樣地吹在她身上，吹得她的裙子緊緊裹住雙腿，絲縷的髮絲逸出了她的髮髻。